

· 中医英译 ·

概念整合理论下隐喻类方剂名称的英译方法探讨

凌武娟¹ 吴 青¹ 张 林²

中医药对外教育是中医药国际传播和推广的重要方式之一。方剂学作为中医药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其方剂名称的英译,特别是具有隐喻性质的方剂名称的英译尚未规范,对方剂学以及其他相关课程的对外教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尝试运用概念整合理论,以小青龙汤、玉女煎和济川煎为例,探讨隐喻类方剂名称的英译方法,以期规范隐喻类方剂名称的英译,为方剂学的双语教学和中医对外教育提供教学思路方面的参考。

1 方剂名称翻译观点概述及本研究语料来源

中医翻译学界采用的方剂名称翻译方法各不相同。目前,以君药名+剂型命名、以颜色命名、以方剂+加减药物方式命名、以动物名+剂型命名方剂名称的英译名基本一致,但是以主治病症命名、以借喻法命名、以功效命名等方剂名称的英译名出入较大^[1]。尤其针对方剂名称中的文化信息或文化意象的翻译,专家们持有不同看法:有的主张用直译、意译、增译或替代法翻译^[2];有的提倡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中国传统文化^[3];还有的学者从交际生态和文化生态角度出发,提出用“直译(音译)+方剂功效+注释”的翻译公式表述方剂名称中的文化意象,例如,将“水陆二仙丹”翻译为 Water and Land Immortals' Pill; the Decoction for Treating Kidney Deficiency Syndrome^[4]。也有学者提出用“意象+主治/功效”的翻译格式,例如,将“华盖散”翻译为 Canopy Powder: Powder for Releasing Lung and Relieving Cough^[5]。上述学者主张的翻译方法有诸多可取之处,但是翻译出来的方剂名称有些冗长,不符合方剂名称(科技术语)简洁明了的特性。

本研究基于如下四本方剂学双语(英语)教材:
(1)《方剂学》(樊巧玲主编,朱忠宝主译,上海中医药

大学出版社,2002 年)^[6];(2)《方剂学基础》(现代临床备要丛书,刘公望主编,华夏出版社,2002 年)^[7];(3)《方剂学》(第 2 版,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陈德兴主编,朱忠宝主译,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年)^[8];(4)《方剂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李冀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9],选取共有的小青龙汤、玉女煎和济川煎三个隐喻类方剂名称,运用概念整合理论还原其整合过程,在分析不同译名差异的基础上,从认知角度提出隐喻类方剂名称的翻译方法。

2 概念整合理论及其视角下的隐喻翻译过程

从概念整合的角度理解,隐喻翻译是原文整合向译文整合的映射,将原文隐喻框架中的概念结构“移植”至译语中,即可达到隐喻翻译的“对等”目的^[10]。概念整合理论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整合过程涉及四个心理空间即输入空间 I、输入空间 II、类属空间和合成空间,其中输入空间 I 和输入空间 II 是信息来源;类属空间由两个输入空间的共性构成,是共性的概念合集;合成空间由认知主体将类属空间的共性选择性映射而形成^[11]。根据整合过程中涉及的不同网络和整合方式,概念整合网络被分为简单型、单域型、双域型和镜像型四种^[10]。

从概念整合理论角度而言,在隐喻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解读原文,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翻译,这一过程包括两个独立的过程:还原原文整合过程以及重构译文整合过程,也就是“源文交织的拆解过程和译文交织的整合过程”^[10]。概念整合理论视阈下的原文是指原作者根据原初语境进行概念整合的结果,翻译过程是译者根据原文作者和自己的共用语境或概念域重建作者的心理空间。翻译时,译者可根据原文意象在译文中的对应度(完全对应、部分对应和对应缺失)选择不同的整合方式如镜像整合法、双域整合法、单域整合法^[12]进行语码转换。完全对应指原文和译文中的意象在语言层面和认知层面都相互吻合,如 A stone kills two birds 与“一石二鸟”。部分对应指原文和译文在表达相同含义时选择不同的意象或运用相同意象表达不同的含义,即原文意象和译文意象在语言层面或认知层面不吻合,如 Like a drowned cat 和“落汤鸡”。对应缺失指原文意象在译入语中无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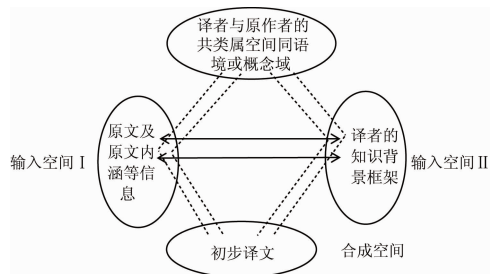
基金项目: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四届教学名师奖项目(No. 1110053510100/017)

作者单位:1.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英语系(北京 100029);
2.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方剂教研室(北京 100029)

通讯作者:吴 青, Tel: 010 - 64286885, E-mail: wuqing@bucm.edu.cn

DOI: 10. 7661/j. cjim. 20180829. 199

应词,即意象在语言和认知两个层面与译入语均不吻合,如英文 the Trojan horse, 中文“愚公移山”^[12]。根据概念整合理论,翻译时,译者可根据原文理解(输入空间 I)和自己的知识背景框架(输入空间 II),将自身置于与原文作者相同的语境和概念域(类属空间)里,通过在合成空间中整合各种信息获得初步译文(图 1)。译者选择整合方式的过程贯穿于原文理解和初步翻译过程中,待这一过程完成后,译者以译文能够激起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认知图式为原则,检验译文的信度和效度,即优化译文,以达到翻译的“对等”效果^[10]。换言之,译者将译文与原文相比较,以读者的角色检验译文,在图 1 的基础上进行校准,从而获得优化的译文(图 2)。译者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将原文的“语义”移植给译文读者,使译文读者读译文时产生的概念结构与原文读者读原文时产生的概念结构相同,确保顺利完成语码的解构与重构。



注:虚线指四个空间的相互映射;双箭头指两个输入空间的相互映射;整个过程为动态;下图同

图 1 原文理解及初步翻译过程^[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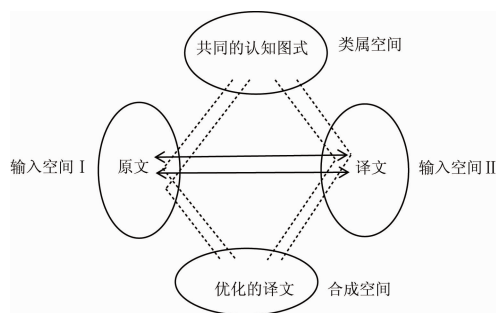


图 2 译文优化过程

3 三个隐喻类方剂名称的英译分析 隐喻是指对具有相似性、像似性或相关性的两个不同事物,人们常将其中某一事物某方面的意象移到完全不同的另一事物上,或通过认知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对应地投射到另一个概念域上^[13],隐喻是反映一种认知方式的话语修辞手段。由于中医学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并来源于社会实践,古人在命名方

剂时常借用自然、社会或古代哲学思想中的意象,用以映射方剂或方剂中某主要药物的功效或药物的性味等,从而形成方剂名称中的隐喻意象。因此,隐喻类方剂名称的翻译过程是译者解构原文隐喻框架和重构译文的过程。

3.1 小青龙汤 小青龙汤是发汗解表类方剂。青龙是中国古代四象之一,“大、小青龙汤的命名与其功效有关,方中的麻黄+桂枝具有发汗解表的功效,犹如龙兴云雨。此外,青龙为东方木神,其五季在春,五化在生,青龙木神具有生长发散的性能,小青龙汤也具有此方面的作用,故以‘青龙’名之”^[14]。简而言之,青龙兴云致雨的特性和作为木神具有生长发散的性能(输入空间 I)与小青龙汤发汗解表(麻黄+桂枝)、发散风寒的功效(输入空间 II)具有共通之处(类属空间),由此建构了小青龙汤名称与其功效之间的联系(合成空间)。该方名的概念整合过程见图 3。

四本教材分别采用 Small Blue Dragon Decoction, Minor Blue Dragon Decoction, Minor Blue Dragon Decoction 和 Xiaoqinglong Decoction 作为小青龙汤的译名。根据概念整合理论,这些译法均属于镜像整合法,保留了“青龙”意象。“青龙”是我国特有的文化意象,在英语中没有语言层面和认知层面均吻合的对应词,其对应程度判定为对应缺失。1995 年出版的 Merriam-Webster's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韦氏文学百科全书》)将 dragon 定义为“a beneficent supernatural creature in Chinese mythology whose presence is associated with rain and floods”^[15]。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将 dragon 解释为“A mythical monster like a giant reptile. In European tradition the dragon is typically fire-breathing and tends to symbolize chaos or evil, whereas in East Asia it is usually a beneficent symbol of fertility, associated with water and the heavens.”^[16]指出“龙”在中国、在东亚文化中具有吉祥意义,与水 and 上天有关。中医借用中国古代五色进行诊病治病,“青”对应于春季,因此,此处的“青”应是一种范畴颜色,而不是某一种具体颜色,将“青龙”译成 blue dragon 不妥。故而建议将“青龙”直接音译成 Qinglong,更能使译文读者对青龙产生新的认知,促进中医文化传播和交流。方名中的“小”主要区别于大青龙汤中的“大”,指两方的发汗强弱不一,故将“小”译成 small,在让读者产生青龙兴云致雨的认知图式上效果欠佳。译成 minor 以示程度之轻较妥。因此,笔者建议采用镜像整合法保留原意象,将小青龙

汤译成 Minor Qinglong Deco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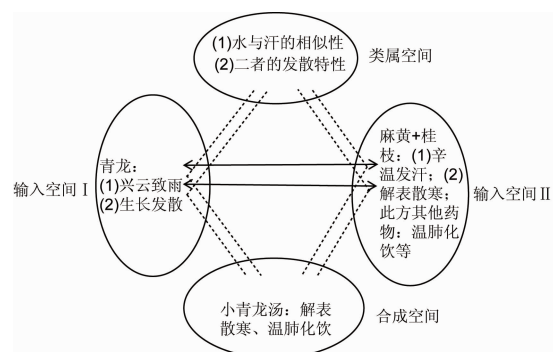


图3 小青龙汤的概念整合过程

3.2 玉女煎 玉女煎清胃滋阴,主治胃热阴虚。《中医古方方名考》指出:道家称脾脏之神为“玉女”(输入空间 I),本方主要治疗脾胃有热所致的牙痛,故以“玉女”名之^[14]。《医方发挥》亦言“石膏色白无瑕、性寒象征玉女(输入空间 II);观音菩萨左有金童持净瓶,右有玉女,玉女拿柳枝蘸净瓶之水,洒于大地则清凉(输入空间 I),以此比喻本方具有滋阴降火之效(输入空间 II);古代炼丹术中称肾为‘玉女’,本方所治之证为肾水不足,而此方能滋补肾水(输入空间 II),故名”^[17]。综上,两个输入空间的共性体现在方名中的玉女与主药石膏颜色近似,且均具冷、寒的性质(类属空间),喻本方清胃火、滋补肾水之功效(合成空间)。本方名的概念整合过程见图4。

在4本教材中,玉女煎被分别译作 Jade Maiden Decoction, Fairy Decoction, Gypsum Decoction 和 Yunv Decoction,涉及镜像整合法和单域整合法,保留了原文意象。“玉女”这一概念在英语中,语言层面可对应于 Jade Maiden 或 Jade Woman 等词,认知层面与前文所述“玉女”的含义不吻合,其对应度可视为部分对应。单用镜像整合法如 Jade Maiden Decoction 恐难达到让译文读者激起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认知图式,译文等值效果可能不明显。Fairy Decoction 的译法没有采用直译或音译的方法保留原意象,而是采用意译,将“玉女”简化为想象中的、会魔法的仙女(fairy: a small imaginary being of human form that has magical powers, especially a female one^[16]),与原意象有出入。将原意象直接译为 gypsum(石膏),译文读者很难在 gypsum 和“玉女”之间建立起认知关系。音译 Yunv 会加大译文读者的认知重负,且无法激活译文读者脑海中的认知图式,不是最佳选择。当隐喻类方剂名称中的意象在译入语中

部分缺失时,建议采用镜像整合法与单域整合法相结合的翻译方法,即将此方名翻译成 Jade Maiden [Nourishing Yin] Decoction。经过一段时间的推广使用,当译文读者熟悉“玉女”这一文化意象时,就可逐渐简化为 Jade Maiden Deco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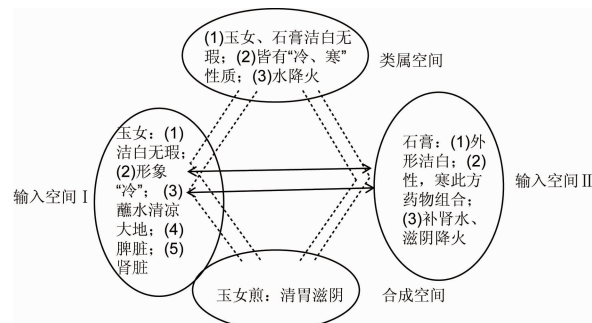


图4 玉女煎的概念整合过程

3.3 济川煎 济川煎主要功效为润肠通便。“‘济川’本意为渡河,‘济’有调剂、弥补、补益之意,‘川’指河流、流水,‘济川’用于方药中,则指调补水液”^[14]。《方剂学》有言:“本方方名‘济川’,意在资助河川以行舟车(输入空间 I),即补肾滋液而润肠通便”^[18](输入空间 II)。因此,此方名隐喻元素为人体中流淌的水液与大地上的河流相似,补肾滋液以润肠通便与助河川以行舟车两者类似(类属空间),由此合成一个新的概念集合体:济川煎温肾益精、润肠通便(合成空间)。本方名的概念整合过程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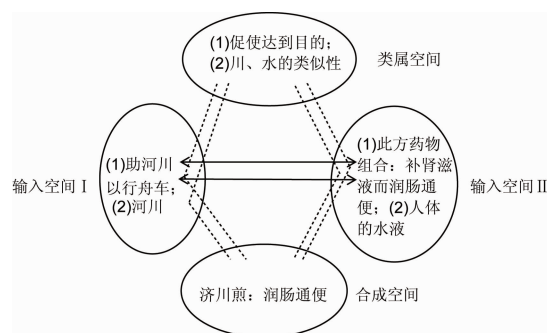


图5 济川煎的概念整合过程

四本教材分别采用 Blood Replenishing Decoction, Jichuan Decoction, Ferry Brew 和 Jichuan Decoction 作为此方的英译名。将方名译为 Blood Replenishing Decoction 有失偏颇,因为此方的主要功效和主要目的是润肠通便,不是补血,因此译文不准确。音译形式 Jichuan Decoction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意象,但无法激活译文读者的认知图式,也就难以让译文读者理解方剂名称。Ferry(渡船)

Brew 的译法容易让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不一样的认知图式。“川”与英语中的 river 在认知层面和语言层面均吻合,其对应程度可视为完全对应。笔者建议采用镜像整合法,将此方译为 River-water Facilitating Decoction。与 brew 相比,decoction 强调通过煎煮植物获得浓缩药液(a concentrated liquor resulting from heating or boiling a substance, especially a medicinal preparation made from a plant^[16]),与煎煮中药意义吻合。

4 结语 基于概念整合理论视阈,译者在翻译隐喻类方剂名称的过程中扮演了多个角色。首先,扮演原作者,尽可能还原隐喻类方剂名称的命名过程,即拆解原文和理解原文。其次,扮演语码转换实施者,在翻译过程中盘活中医学专业知识,将原文隐含的语义呈现给译文读者。译者根据方名中含有的不同意象在译入语中的对应度,采用不同的概念整合方式,具体而言,可运用增词、替换等翻译手段,传递原文的“意”与“形”。最后,译者还需扮演译文读者,以译文能够激起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相同的认知图式为原则优化译文,检验译文是否能达到“对等”的翻译目的。综上所述,对于隐喻类方剂名称的英译,译者应依据隐喻的概念整合过程及其相应隐喻意象在译入语中的对应度来确定合适的翻译方法,使读者通过译文相对容易理解方剂名称的命名由来和名称涵义,透过方剂名称理解方剂功效,理解中医的象思维。这不仅有利于方剂学的对外教学,更有利于外国民众对中国文化认知的理解与接受,从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

参 考 文 献

- [1] 刘丽耘. 中医方剂名称英文翻译的现状分析[J].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38(2): 125-127.
- [2] 王琳琳, 张庆荣. 论中医方剂名称的英语翻译[J]. 山西中医, 2013, 29(12): 48-50.
- [3] 马东梅. 浅谈方剂名称英译中的异化策略[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0, 28(9): 1973-1975.
- [4] 杨乐, 周春祥.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中医文化类方剂名英译研究[J]. 时珍国医国药, 2013, 24(11): 2803-2805.
- [5] 沈晓华. 论中医方剂名称英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与传递[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2, 32(11): 1571-1575.
- [6] 樊巧玲, 朱忠宝主编. 方剂学[M].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2: 44, 78, 105.
- [7] 刘公望主编. 方剂学基础[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87, 267, 285.
- [8] 陈德兴, 朱忠宝主编. 方剂学[M]. 第2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271, 301, 358.
- [9] 李冀主编. 方剂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261, 295, 369.
- [10] 王斌. 隐喻系统的整合翻译[J]. 中国翻译, 2002, 24(2): 23-27.
- [11] Fauconnier G, Turner M.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J]. Cogn Sci, 1998, 22(2): 20, 133-187.
- [12] 李忻迦. 从概念整合视角探析翻译过程[J]. 外语研究, 2014, 31(5): 83-87.
- [13] 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 何文忠译.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1-20.
- [14] 赵存义主编. 中国古方方名考[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4: 25-27, 90-92, 280-281.
- [15] Merriam-Webster, Inc. Merriam-Webster's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Z]. Massachusetts: Merriam-Webster, Inc., 1995: 344.
- [1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dictionaries[EB/OL].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
- [17] 傅衍魁主编. 医方发挥[M].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248-249.
- [18] 谢鸣主编. 方剂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88.

(收稿: 2017-12-02 在线: 2018-09-28)

责任编辑: 赵芳芳